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三期工程建设项目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博士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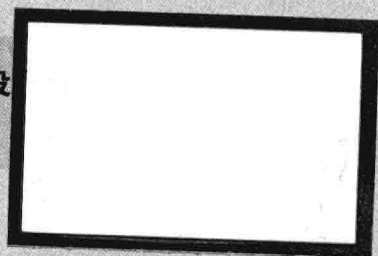
壮族麽经布洛陀语言研究

ZHUANGZU MOJINGBULUOTUO
YUYAN YANJIU

何思源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三期工程建设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博士文库



壮族麽经布洛陀语言研究

ZHUANGZU MOJINGBULUOTUO
YUYAN YANJIU

何思源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壮族麽经布洛陀语言研究 / 何思源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161-1823-8

I. ①壮… II. ①何… III. ①壮语-研究 IV.
①H2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834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明
责任校对 纪桂英
责任印制 李建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170 千字
定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麽经布洛陀》是一部源自原始宗教又屡经变异的壮族宗教经书。在何思源的《壮族麽经布洛陀语言研究》中，把《麽经布洛陀》称作“壮族社会演变的‘全息记录’”，《麽经布洛陀》的确为后人保留了壮族历史的丰富而深切的记忆。《布洛陀》有很多本子，它们分别流传在不同的壮族分布区，内容有同有异，各有侧重，文字和语言又因时代和地区的不同而互有差异。《布洛陀》中记载着壮族先民对于宇宙形成、万物由来、取火求雨、造房建屋、经营农业、创造文字、制定历法、编经书、铸铜器以及官家产生、人际相处、治病消灾等等的认识。把这些本子综合起来研究，可以看到壮族古代的地理环境、婚姻状况、社会习俗、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民族关系等等。可以说，这是一套壮族古代社会和历史的百科全书。诚如作者所言，分散在这些文化记忆中的拼图的片段，并不能复原历史的真实，但也可以求索某些记忆的原型，寻找这些拼图与真实的联系。

由于《布洛陀》中凝聚着壮族古代各个地区、各个时期历史的片段，于是也就保留了各个地区各个历史时期语言文字的痕迹。格里姆说我们的语言也就是我们的历史。通过历史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语言，通过语言我们也可以更深切地了解我们的历史。何思源的著作主要依据《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所辑的 29 种不同地区流传的手抄本，分析、研究麽经中方块壮字的产生、分类及演变，研究词汇中的古代词、文化词、方言词和特殊的语法现象，并在此基础上透视壮族古代社会的各种现象。材料的可信度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对各种手抄本坚持一字不改、一句不删的原则，达到了古籍整理最严格的要求。何思源的分析也是严谨的，而且有自己的视角，有自己的侧重点。把对语言文字的分析蔓延到各个社会文化方面，扩大到民族关系和地名等问题，这既是一部语言学著作，也是一种社会史的研究。更确切地说，这是一部文化语言学的著作。

古籍是历史的记录，同时也是语言研究的宝库。古籍中总是保存着语言中最经得起考验的成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代语言中有些成分要消失，有些成分会变化。《布洛陀》中的语言忠实地记录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

壮语情况，而且使用了不同的文字形式来表现，内容是十分丰富的。由于方块壮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改动变化而成的，各地书写的方法很不相同。这种不规范的情况既引发了方块壮字使用中的混乱，也提供了比较研究的巨大空间，也使何思源有了深入剖析的可能。

《布洛陀》为壮族古代语言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研究民族古籍的语言和文字，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个民族文明的发展史，从历史观察未来。壮族是秦汉时百越族群的重要成员，有悠久的历史。长期在民间流传，经各地经师写定的《布洛陀》有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其中保留的是当时生动、鲜活的群众语言。研究这样的语言，可以挖掘壮族先民的历史智慧，也有利于当今的民族语言保护工作，为壮语的生存和发展开拓更宽阔的天地。在这个意义上，何思源的著作不仅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民族古籍中也体现了本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一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最好地体现在他们的语言中。研究一个民族语言的词汇、语法和地域分布的情况，也能为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的研究留下很大的可能性。在这个方面，何思源还可以作进一步的研究。

在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声浪中，壮族《经书布洛陀》的研究也愈来愈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但对《经书布洛陀》语言的研究，仍是一个薄弱环节，何思源为此作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特作序以表祝贺。

张公瑾

2012年7月22日

前 言

壮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宗教“麽教”。麽教具有悠久的历史，有些壮族学者从历史学、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资料出发，认为麽教起源于越巫，产生很早，大约在秦汉时期已经存在于壮族民间了，麽教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得更远，直至原始社会，越巫只是麽教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或者说是秦汉以来汉文经籍对壮族先民信仰的称谓，《史记·孝武帝本纪》和《赤雅》均有越巫的记载。越巫经过巫覡分离的过程，大约到唐宋时期，受到道教的启发和影响，分散的巫公逐步向小团体化发展，在明清时期形成准宗教。^①虽然由于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局限，我们已很难把握麽教形成的具体脉络，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看，麽教是在壮族传统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和刺激，吸收其合理观念后逐步形成的。作为传统文化核心层面的特殊文化，麽教对壮族民众尤其是先民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麽教崇奉创世神布洛陀为至上神和教祖，有整套的法事仪式和相应的一系列原为口头传承的诗体祝词。这些祝词后用方块壮字记录传抄而成“司麽”。麽教神职人员——布麽，作麽教法事“古麽”时要喃诵“司麽”。大凡布麽作法事“古麽”时，都必须请布洛陀和米洛甲亲临，“去问布洛陀，去问米洛甲，布洛陀就答，米洛甲就说”是麽经中祈神解难的固定范式，因此民间把这类麽经又称作“司麽布洛陀”，即“麽经布洛陀”（“司”即壮语的“书”，“司麽”即麽教经书，简称麽经。“司麽布洛陀”即“布洛陀麽经”的意思）。

麽经布洛陀流传于我国广西红水河流域、左右江流域、龙江流域及云贵南北盘江流域的广大壮语、布依语地区（布依族的称为“摩经”以和壮族的相区别），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手抄本用方块壮字以五言或七言押腰脚韵或头脚韵壮族诗体形式抄录，手工装订成册后由布麽师徒珍藏、传承。麽经布洛陀各篇独立成章，不同的章节有不同的功效：当主家遇到喜庆吉

^① 梁庭望：《壮族文化概论》，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60 页。

祥之事时，常请布麽唱诵“造天地”、“造万物”、“祝寿经”和“献酒经”等；当遇到家庭失和、家宅不宁时，就请布麽唱“解婆媳冤经”、“解父子冤经”、“解母女冤经”等等。因此可以说，麽经布洛陀具有很强的社会功用性，内容丰富而形式不定，经典仍不完全规范统一。虽然各地流传的经书不一，但其内容大体相同，功能基本一致。

麽经布洛陀作为凝聚了壮族宗教信仰、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民间艺术、语言文字等方面内容的经书典籍，其研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由张声震主编，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八卷本）是整理者将在广西右江流域、红水河中上游及云南文山州壮族地区搜集到的29本麽教经书汇编而成的。该书对选定的麽经手抄本严格按照一字不改、一句不删的原则进行翻译整理，完整保留了麽经手抄本的原貌。原抄本和四对照译文两者合为一体共527万字的篇幅，对各抄本古壮字不作文字规范，保留了各地方创造运用古壮字的多样性；适当突破壮文方案，如实标记麽经抄本来源地区的壮语方言语音，给世人提供了第一手的语言学资料。从内容上看，许多篇章与天地由来、人类起源等有关，可以看做壮族的创世史诗；从文字上看，古壮字的造字原则有人类文字产生的共性、语言类型所带来的必然性，也是文化接触与交流的结果。从各地壮字用字的不同上看，体现了壮语方言的内部差异和汉语方言的流播史；从词汇上看，麽经包含了丰富的宗教术语、古词、方言词；从语法上看，壮语的特殊语法及一些语法化过程仍保留在典籍里。壮族历史上缺少系统的有关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等方面的文字记载，《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的出现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语言文化内容丰富的典籍，对语言研究来说是品位很高的矿藏。麽经布洛陀的语言学研究，对于突破现代壮语口语资料的有限性、深入发掘壮族的语言文化内蕴等方面来说，自有其独特意义，这就是本书选题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目前对麽经布洛陀的研究，多侧重在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思维认知等方面。代表作有牟钟鉴的《从宗教学看壮族布洛陀信仰》（《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黄桂秋的《论壮族麽教主神布洛陀》（《百色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和《壮族民间麽教与布洛陀文化》（《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覃乃昌的《布洛陀：珠江流域原住民族的人文始祖》（《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麽经布洛陀〉与华南珠江流域的稻作农业——〈麽经布洛陀〉与稻作农业史研究之一》（《百色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覃彩銮的《布洛陀神话的历史文化内涵》（《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徐赣丽的《壮族民间诗歌的优秀篇章——布洛陀经诗的文化意

蕴》(《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壮族〈布洛陀经诗〉哲学意蕴初探》(《广西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王敦的《信仰·禁忌·仪式:壮族麽经布洛陀的审美人类学发微》(《广西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潘其旭的《壮族〈麽经布洛陀〉的文化价值》(《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潘春见的《论经诗〈布洛陀〉的审美思维特点》(《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刘丽琼的《壮族先民审美观念的艺术胚胎——论壮族神话的审美内涵》(《桂林市教育学院学报》(综合版),1998年第3期),王晓宁的《从〈布洛陀〉看壮族原始宗教中音乐、舞蹈、诗歌起源说》(《艺术探索》1997年S1期)、苏锦春《〈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动植物词文化意义初探》(广西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等等。这些文章对麽经布洛陀进行了或分析或综合的研究,为我们全面深入了解壮民族这一经典巨著提供了难得的资料信息。

相对而言,从语言角度对布洛陀麽经进行分析研究的比较少。蒙元耀的《论〈布洛陀经诗〉的语言价值》(《民族语文》1995年第1期)是从语言角度切入对麽经进行研究的开启之作,他指出可在麽经的字、词、语法、语用四个方面进行研究,但也只是点到为止,并未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梁庭望先生的《古壮字结出的硕果——对〈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的初步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是着重从文字方面对麽经进行的分析研究之作,对本论文的选题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近年出现的研究新作还有杨粒彬、张宗的《〈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版本词汇比较》(《哲理》(论坛版)2009年第10期)、莫柳桂的《古壮文典籍〈麽经布洛陀〉词汇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谢多勇的《〈布洛陀经诗〉中的古壮字和壮语词汇》(《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黄南津、杨粒彬的《〈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词汇频率分布研究》(《创新》2012年第2期)等,都在某一领域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深度。如果抛开麽经布洛陀本身,对古壮字进行研究的文章则相对较多,从韦庆稳《广西壮族的方块文字》(1953年)、张元生《壮语人民的文化遗产——方块壮字》(《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到黄笑山《方块壮字的声旁和汉语中古韵母》(《中古近代汉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韦达《壮族古壮字的文化色彩》(《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王彩《方块壮文构造法与理据性新探》(《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林亦《谈利用古壮字研究广西粤语方音》(《民族语文》2004年第3期)、郑作广《古壮字中的“古无轻唇音”遗迹及其成因》(《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季克广《借音壮字所反映的声母系统的研究》(广西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这方面的论述可谓层出不

穷。把古壮字的研究与麽经布洛陀研究结合起来,推进研究深度,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从语法、语用、文化内核、民族文化交流等层面对麽经进行分析,这方面的文章目前尚未见到。引入现代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研究,是本文的特点所在。

本文采用分析与综合、静态与动态、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多角度多层面对麽经布洛陀进行文化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当然,不能为了语言而语言,语言是与文化、民族观念习俗、思维认知等联系在一起的,在对麽经进行研究时,自然会涉及这些方面的内容。

再者,麽经不是一时一地的产物,它经过历代传承,最后成书时,已经杂糅了多方面复杂的因素,因此多层次进行分析尤显必要,体现在本书中,就是内容的琐碎和庞杂。本书将试图用一些民族学、民俗学理论对之进行分析总括,这将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有所体现。

本文的语料来源自然是8卷本的《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及之前出版的一些布洛陀经书如《布洛陀经诗译注》^①等,另外,也使用《壮语方言研究》^②、《现代壮语》^③、《壮语通论》^④、《壮语特殊语法现象研究》^⑤、《靖西壮语研究》^⑥这几本著作提供的例句,作为现代壮语口语语料的补充。

本论文的内容大致如下:

前言:介绍麽经布洛陀。麽经布洛陀作为壮族原生态文化的百科全书在研究壮族文化和历史方面的价值和意义、研究现状。指出从文化语言学角度对麽经进行分析的独特性。本文所用的理论、方法及语料来源。

第一章:介绍《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收录的抄本的基本概况。包括各个抄本的年代及其内容、抄本的年代上限考证。

第二章:麽经用方块壮字撰写而成,因此对麽经用字的分析研究是基础。麽经方块壮字的性质、来源、分类。分析得出麽经方块壮字借用汉字表音的规律,指出麽经用字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们反映了壮语内部的方言分歧和不同时期广西的汉语方言的流播与分布情况。方块壮字和汉语异体字、方言字、境外汉字系文字之间的异同。通过对比研究指出其间相似性、趋同性有类型学的必然也是文化传播的结果。

① 张声震:《布洛陀经诗译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张钧如等:《壮语方言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③ 蒙元耀:《现代壮语》,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

④ 韦景云、覃晓航:《壮语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⑤ 覃小航:《壮语特殊语法现象研究》,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

⑥ 郑贻青:《靖西壮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96年版。

第三章：对麽经的词汇进行研究。麽经词汇异常丰富，保存了有关宗教、生产、生活方面的大量词汇，对这些词汇的分析包括：方言词、古词所包含的文化意蕴，量词、临摹词的结构形态、功能特征等等。

第四章：语法层面。从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方面着手对麽经的语法现象进行研究。特殊的语法现象也要分两类进行分析：是文体需要还是壮语本身的特点？与现代壮语口语进行比较，说明麽经里保留的用句，印证了某些语法化途径。如壮语持续体标记ju⁵的来源、语法化过程；表给予、被动、使役、处置、为、向、对的“给”的语法化过程；等等。麽经具有宗教的庄严和世俗的轻松的双重性，对其语用进行分析。

第五章：麽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文献，但它为我们考察壮族的社会文化提供了一个本土视角。把麽经作为一个文本，用“历史记忆”的理论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在其宗教语言的背后，“全息”记录了历史文化的变迁过程，蕴涵着壮民族的精神内核。另一方面，麽经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文献，它在历代传承中加进了不同时期的时代特点，我们称之为“当代情境”。从麽经表现的历史发展进程、麽经的民族关系和麽经记录的地名三个小节看麽经透露出来的时代信息和族群记忆。

最后为结论部分。

本文在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对麽经进行研究，力图二者兼顾。当然，语言方面比较偏重一些。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收录抄本的基本概况	(1)
第一节 麽经抄本内容	(1)
第二节 麽经成书年代	(4)
第二章 麽经的方块壮字	(13)
第一节 方块壮字的定义和产生年代	(13)
第二节 麽经方块壮字的分类	(15)
第三节 麽经方块壮字与汉语异体字、方言字、 汉字系文字的对比	(16)
第四节 麽经方块壮字借用汉字表音的各种情况	(21)
第五节 广西汉语几大方言在麽经方块壮字中的反映	(23)
第三章 麽经的词汇	(27)
第一节 古词和文化词	(27)
第二节 方言词	(38)
第三节 量词	(63)
第四节 临摹词	(65)
第四章 麽经的特殊语法现象	(73)
第一节 麽经的特殊词类现象	(74)
第二节 麽经保留的语法化痕迹	(84)
第三节 麽经的语用	(112)
第五章 麽经的文化语言学透视	(117)
第一节 壮族社会演变的“全息记录”	(117)
第二节 麽经里的民族关系	(123)
第三节 麽经里的地名	(133)
结语	(138)

第一章 《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 收录抄本的基本概况

第一节 麽经抄本内容

《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以下简称《译注》)收录了来自广西百色市右江区、田阳、田东、那坡和河池市巴马、东兰、大化。及云南西畴等地的29个手抄本,每个抄本各成体系,分属8卷,各抄本的内容如下:

第一卷:共3个抄本。

《麽请布洛陀》(编号巴马9),布麽祈请祖神布洛陀和麽淥甲降临梳理治乱,歌颂讲述祖神造天地万物并安置天下的功绩,请求祖神禳解主家的殃怪。

《吆兵全卷》^①(编号巴马4),即“做麽禳除凶兆用的麽经全书”,较为详尽地包括了请神、造物、解冤、做吙、做叭、还愿、做寿等内容。

《麽吙佈洛陀》(编号巴马1),分两大部分,前面部分是麽吙叭经文,内容有造天地、造麽吙、造火、造文书、造解冤等,后半部分属赎魂经,包括“麽赎稻谷魂”、“麽赎水牛黄牛马魂共卷”、“麽赎猪魂”、“麽赎鴨雞鵝魂”、“麽赎鱼魂”等。

第二卷:共3个抄本。

《麽叭科儀》(编号巴马10),共有开篇、造天地万物、造水和江河湖海、解父子冤、造土官、造做麽、造文字历书、造火、解婆媳冤、狼九請叭隆了(意即“第九章请冤鬼下来完”)、狼十送叭批五方(意即“第十章送冤鬼去五方”)、先请祖宗各位神目(意即先请祖宗神和各姓神灵名目)等篇章。

《九狼叭》(编号巴马3),开篇请布洛陀和麽淥甲之后,陈述了天地形

^① 为避免另造新字,本文的一些方块壮字为一些部件的组合,有的不能如实反映真实字形的原貌,具体字形以《麽经布洛陀译注》收录的字为准。

成以来，人世间的种种天灾和人伦不正带来的祸害：天地相叠、天旱、五方冤怪降临、人们不拜神社，不敬老，兄弟相争、父母相打、夫妻相骂、婆媳反目等等。祈请布洛陀，禳解灾祸，赎魂归位，保佑主家平安。

《六造叭》(编号巴马 11)，包括开篇及正文六章，每章以“第造△叭”、“大造△叭”作为章题，各章内容依次为：敬请布洛陀、建干栏造房、造火、祖王汉王、麽祈祷、送冤怪等。

第三卷：共 5 个抄本。

《麽叭床躡一科》(编号田阳 3)，意即“在布洛陀神座前做麽叭的一个法事仪式”，分七章，开篇请布洛陀来禳解灾难，接下来的六章分别为解父子冤、火种的由来、攘除、剥离不祥之兆，避免灾祸、汉王祖王之争、解元仪规、请殃怪送殃怪、祈愿主家安康等。

《麽使虫狼甲科》(编号田阳 5)，“使虫”指彩虹，“郎”即篇章，“甲”指孤儿，“科”即科目、类别，题意为麽诵彩虹经、孤儿经。壮族民间，不少地方把彩虹的出现当做一种殃怪、一种不祥之兆，会发生死人、死牛马、火烧房子，泉水、井水、河水被喝干等灾难，要举行法事来禳解。关于孤儿的故事，不少麽经唱本里都提到，该抄本内容比较完整，主要是说孤儿自幼失去父母，由外公外婆抚养成人，后受虐待外出流浪，被布洛陀、麽淥甲收留，教他做麽，出师后专门替人家解孤儿冤。抄本分六章，依次喃诵造火、造铜制铜刀、喃诵变身成“甫道”(作法事的人)、喃诵螟虫造怪、喃诵彩虹造冤怪、喃诵孤儿的经历。

《巫兵棹座戍科》(无编号)，意即用于做解除凶兆的麽经几个科目。分十章，请祖神之后，念诵攘除法事的经文，列数各种殃怪和凶兆，祈求主家人畜平安。接下来唱诵布洛陀为人类创麽教、编经书、祭鬼招魂、安定天下的功绩；阿正射太阳的故事；禳解在谷仓、灶台上出现的灾害、禳解婆媳、兄弟、夫妻、叔伯之间的争斗。最后是赞颂布洛陀法刀的神奇魔力：只要布麽挥舞法刀，就能驱邪消灾，转危为安。

《麽兵甲一科》(编号田阳 8)，“兵”和“甲”都指法事仪式，整个题目意即“麽诵兵、甲法事仪式合一科目”。分十章，前五章唱诵布洛陀造麽、土司皇帝、文字历书、造火、造干栏的功绩，第六章至第八章是专门的攘除殃怪的法事仪式，第九、第十章是祭亡灵。

《雜麽一共卷一科》(编号田阳 9)，“雜麽”指在内容和功用上不同类别的麽经。“一共卷”即合放在一卷里。分四章，分喃诵解凶神恶煞、喃诵解冤家、喃诵赎稻谷魂、赎殇者灵魂等几部分内容。

第四卷：共 5 个抄本。

《本麽叭》(编号百色 1)，内容可谓禳解劝世麽经的集成，分二十二章，

开篇唱述祈请祖神布洛陀、麽淥甲的原因和目的，其余二十一章可归纳为三大类：第一，解冤经；第二，赎魂经；第三，祈禳还愿经。

《狼麽再冤》（编号百色 2），意即麽诵解除冤怪篇章。分土官和土民之间冤仇的根源及断除办法、调和晚辈与长辈之间的关系、祈求家庭和睦安乐、阴曹地府之王——王曹的故事、用狗头判别精怪、解除狂癫殃怪等几大篇章。

《闹混懷一科》（编号田东 1），意即招水牛魂一个科目。不分章节，为赎牛魂经。

《麽收魂糶一科》（编号为田阳 6），为赎稻谷魂经。

《贖魂糶嘏》（编号巴马 6），也是赎稻谷魂经。

第五卷：只有《麽送魑》（编号东兰 2）抄本，为超度正常死亡者的经书。

第六卷：共 4 个抄本。

《布洛陀孝亲唱本》（编号东兰 5），整个题意为虔诚敬祭布洛陀麽经。各章节自成体系，内容稍显驳杂混乱，有分述古时人们还不会各种法事之前，出现了种种不祥之兆和灾祸，请众神来消灾的，有天地万物的由来的，有杀牛祭祖宗经、祭孝经等等。

《占殺牛祭祖宗》（编号东兰 1），是杀牛祭祖先和神仙的唱词。

《呼社布洛陀》（编号东兰 3），“呼社”是抄本经文中请神通神的呼唤用词，内容分前后两大部分，前部分主要是唱诵布洛陀开天辟地造万物的功绩，后半部分是超度亡灵经。

《佈洛陀造方唱本》（编号东兰 4），都是叙唱布洛陀创造万物的内容。

第七卷：共 4 个抄本。

《漢皇一科》（编号巴马 8），意即麽诵汉王故事的一个科目，属于解兄弟冤家的经书。

《麽漢皇祖王一科》（编号田阳 7），讲述汉王祖王两兄弟从相争相斗，到结怨招灾，最后化解和好的故事。

《麽王曹科》（编号巴马 7），讲述了掌管阴间地狱殇死者的鬼王——王曹出生、长大、战死，后被封鬼王的经历，布麽喃诵经文，请王曹允许殇死鬼的令狐今年返回祖宗灵魂栖身之地。

《么王曹么塘》（编号田阳 4）妇女分娩难产而死，其灵魂所居住的地方叫“血塘”，灵魂在血塘里不安宁，喃请鬼王王曹，让其归宗。

第八卷：共 4 个抄本。

《麽荷泰》（无编号），是云南文山州壮族侬支系众多麽经中的一种，在丧葬仪式中念诵，不分章节，内容有：请诸神到祭场；讲述远古先民发现

铜矿炼铜铸铜器；汉王与祖王两冤家兄弟的争斗；请亡灵上供桌；举行为死者整容仪式；讲述鸡卜的由来和怎样用鸡卜判卦辞；记载早期人类遭遇干旱和洪水灾害，布洛陀拯救人类等。

《正一乩事巫書鞞五楼川送鴉到共集》（无编号，本文简称那坡本），为丧葬法事麽经，主要内容是：布麽唱述主家灾变病亡的缘由，皆因那些勾魂鬼、吃人肉的邪鸦和雌雄二鬼作祟，致使亡魂落入“楼川”（阴森荒野）或游散，祈问布洛陀和麽录甲，解难除凶，赎魂回归。

《麽破塘》（无编号），也是引渡或解救血塘冤中的妇女灵魂的布洛陀麽经。

《巫双材》（编号百色5），题意为解除双棺凶怪，为丧事麽经。

布麽喃喃诵经文，不是整本从头念到尾，而是根据主家的要求或主家发生的事情，由布麽有针对性地选择经文中的一两章来念。因此，抄本内部各章之间缺少连贯性和统一性。每个章节，大多为追述灾祸的由来、为消除灾祸先人做了些什么、现今该举行什么样的法事仪式等内容，体现出强烈的功利色彩和入世意识。虽然所有收录的麽经都尊布洛陀为祖神，但多神崇拜的痕迹依然很重。如《麽布洛陀》（编号巴马1）里就有火灰王、火灶神（252页），有盘古（263页），混沌、老君（266页）、虾王（300页）等神祇，231页的妲王母（神农婆）、妲王芒等更是有女神崇拜的痕迹。其余的抄本里还有雷王（雷神）、雷王（水神）、汉王、祖王、菩萨等神灵。这些神灵之间没有严密的联系，也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神祇体系，原始多神崇拜还十分明显，而且原始崇拜和外来宗教杂糅在一起，这表明麽教处在原始崇拜向人为宗教演进的时候，受到了汉族文化的渗透和影响。

第二节 麽经成书年代

《译注》的《前言》说：“其（麽经）产生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壮族远古原始社会巫术盛行的时代，大约从汉代起，一直到宋代。”口头传承的麽经产生于远古时期，这是有疑义的。几乎所有的神话传说都产生于人类的童年时代，但不是绝对的“上古”或“远古”。凡是未开化的社群，或是思想朴素单纯的集体，都可能孕生出神话。如果以知识的成分来看，神话可能是最初的知识、最初的科学。知识层次较低的“民间”，会集体性的不自觉产生神话，自然相信神话、传播神话。还应该注意的，口耳相传的麽经和有文字记录的麽经并不是同一个概念，麽经从巫术咒语式的口头传承，到形成韵文体口头承传，再到用文字形式抄录的经书传承，肯定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那么，用方块壮字书写的麽经文本产生于什么年代？

《译注》收录的各抄本的年代，各卷本上都有详细说明，抄写年代最早的是清嘉庆十八年（公元 1814 年），最晚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抄本在使用过程中破损，布麽就另抄新本，因此，流传至今的抄本，已不是最初的抄本，而是在世代布麽的传抄中形成的。因此，查考这些麽经年代的上限，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据统计，《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收入的 29 种麽经手抄本，注明有抄写者或收藏者并且抄写年代较早的几种手抄本排列如下：

《狼麽再冤》（百色 2）：该抄本封面注明原抄者为邓道祥，是从邓道宣本转抄的，而邓道宣本标明年代是嘉庆十八年（1814 年）八月初四抄完（1290 页）。

《本麽叭》（百色 1）：原抄者和百色 2 是同一个人，也是从邓道宣本转抄，而邓道宣本抄于清嘉庆十八年（1814 年）八月初四（1110 页）。

《麽破塘》（百色本）：经文末记有“光绪七辛巳年九月廿完笔韦善经手笔立少塘降晚夜免不求人”字样，由此推知，该抄本抄写时间是公元 1881 年农历九月廿日（2941 页）。

《麽使重狼甲科》（田阳 5）（田阳本）：陆道玉于光绪二十一乙未年（1896 年）仲夏五月上浣初三日抄（784 页）。

《麽请布洛陀》（巴马 9）：据原收藏人布麽李正业 1986 年称，他是该抄本的第七代传人，“按 30 年一代推算，该抄本的时间应在两百年以前，即大约在乾隆年间”（2 页）。

《汉皇一科》（巴马 8）：该本封面写有“罗玄真”这个名字，而没有注明年代。《译注》指出：“罗玄真”是原收藏人罗子祥（1986 年）的五代世祖，按 30 年一代推算，该抄本已有 150 年历史了，即大约在道光年间”（2383 页）。

从手抄本记载的抄写时间和收藏者的自述来看，现有的麽经手抄本年代最早的是嘉庆十八年（1814 年）。明确了这一点，再考虑到这些手抄本是从更古老的抄本传抄而来的，那么麽经编纂成书的年代，还可以往前推，下限当在清中叶的嘉庆以前。至于上限在什么时间，因为麽经本身没有明确记载，尚需进一步考证。

我们可以从麽经的用字、有关方块壮字的记载、麽经涉及的历史内容、其他用方块壮字写的文献这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我们知道，方块壮字并不是一个时期的产物。方块壮字是在知道汉字读音的基础上，一开始就被当作表音符号用的。因此在用字上可以看到不同时期汉语的读音特点。由于时间、人力有限，我们只统计了部分用字。《狼麽再冤》（百色 2）1296 页第 1 个字到 1339 页第 3 个字的 400 个以汉字的

入声字（含重复使用的字）为声符（或在整字的基础上进行的变异）的壮字，44个字读壮语的舒声，356个字读壮语的塞声，其中韵尾完全一致的有346个，占86.5%。《汉皇一科》（巴马8）2387页第1个字到2499页第51个字的400个入声字（含重复使用的字），17个字读壮语的舒声，383个读壮语的塞声，其中韵尾完全一致的为363个，占90.8%。两个抄本的流传地区现今通行的汉语方言为西南官话，而汉语方言学的研究表明，西南官话大约形成于明代，当时的西南官话已属近代汉语，在语音上与现代西南官话已无太大差异，已没有塞音韵尾。此外，还有果韵一等字读a的现象，如1316页“荷/ha²/茅草”，1317页“鎖/la³/纺纱机”，1322页“羅/la²/碎”（第一个字为方块壮字，中间是国际音标，第三部分为意义。下同），这些是古平话^①的语音特点。由此可看出，这两个手抄本的壮字借的汉语方音，不是西南官话，而是古平话。那么这些麽经编纂成书的年代，似乎还可以推到明代以前。当然，情况不会如此简单。因为壮族还有一套“读书音”，这是一种以“古平话”为基础的老借词语音系统，至今粗通汉文的壮族百姓大都能用这套读书音来读汉文书刊和文书契约。这就给方块壮字的层次划分和年代考证带来了一定难度。

再看云南文山的《麽荷泰》。据统计，2788页的第1个字至2821页的第48个字，400个汉字入声字（含重复使用的字，且都是借其音，“葉/bau³⁵/叶子”这样的入声字除外），在壮语中读塞声韵的仅有109个，这109个字中，韵尾不一致的有18个，如2791页“髮/fak³¹/对面”、2794页“納/na:k¹¹/银河”、2798页“踏/thut¹¹/重”、2880页“腊/la/k⁴⁴莫”，等等。也就是说，壮语的塞声韵尾与汉字入声韵尾完全一致的只占12%。而那些韵尾完全一致的字，大部分是“六”、“七”、“八”等关系词。壮语的塞声用汉语的非入声字来表示的则比比皆是，如2788页“普化/phu³³hak¹¹/汉人”、“呵填/hok⁵⁵pak¹¹/做口”，“卦/kak¹¹/谷”等。总的来说，对应比例很低，入声字的要么韵尾不完全一致，要么韵尾脱落的情况较为多见，似乎说明文山的方块壮字借的汉语读音是西南官话，文山的麽经成书的时间不会早于明代。但这又难以解释文山壮字中反映出来的多层次性：如中古层的例字“果/ka⁴⁴/也”，“勒/luk³¹/儿子”，“血/çit³¹/休息”，“呵/ka⁴⁴/呀”等等。当然，一种语言在吸收其他语言词语时，遇到本身没有的音用相近的音来代替，即宽式借音是十分平常的事。而有的却难以解释，如文山壮语中明明有tch声母

① 梁敏、张均如在《广西平话概论》中指出，秦以来历代汉族移民进入岭南，不同的方言彼此交流，融合发展，并受壮侗诸语言的影响而逐渐形成一种汉语方言，姑称之为“古平话”。在西南官话和粤方言进入广西之前的一千多年间，这种“古平话”曾经是湖南南部和广西南北各地百姓的主要交际用语，也是当时官场和文教、商业上的用语。